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疏衍 目錄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經部二

尚書疏衍目録

書類

卷一
尚書攷
古文辨
引書證
尚書評
卷二 虞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分命羲仲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禋于六宗
輯五瑞
如五器卒乃復
象以典刑

五刑有服

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

念兹在兹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負罪引慝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日宣三德
予乘四載
曁益奏庶鮮食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無若丹朱敖
弼成五服
卷三 夏書 商書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至東為中江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

五子之歌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王若曰格汝衆

無傲從康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

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予迓續乃命于天至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各設中於乃心

惟口起羞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

顯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媿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

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西伯既戡黎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

卷四 周書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肆予小子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

悛心

武成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洪範洛書辨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至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至民用僭忒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至汝則錫之福

公乃自以為功

王曰猷

弗弔

巳予惟小子

寧王遺我大寶龜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至朕卜幷吉

越予小子考翼

康誥

弘于天
外事汝陳時臬司
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無我殄享
酒誥
有正有事無彝酒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梓材

洛誥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

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至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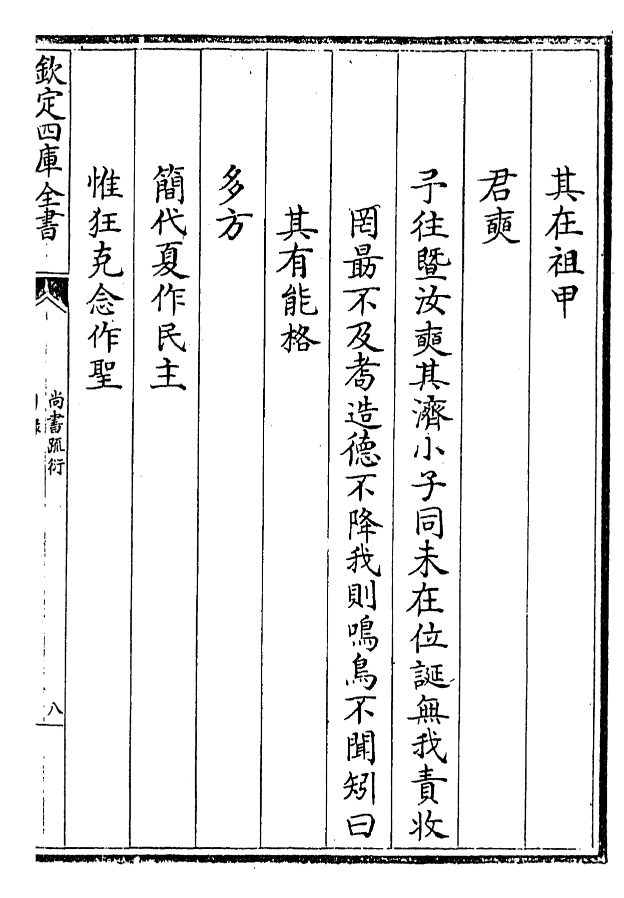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至非予罪時惟天命

爰暨小人作

嘉靖殷邦



其在祖甲

君奭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

多方

簡代夏作民主

惟狂克念作聖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至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周官

則肆肆不違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王釋冕反喪服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罔有馨香德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其罰百鍰

臣等謹按尚書疏衍四卷明陳第撰第字季

立連江人以諸生從軍官至薊鎮遊擊是書

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説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禮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

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習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為非於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二編排詆尤力蓋今文古文之辨至閻若璩疏證始明自第以前如吳棫之書裨傳陳振孫之書説吳澄之書纂言歸有光之尚書敘錄均不過推究於文字難易之間未能援引諸書得其確證梅鷟尚書考異雖多所釐訂頗勝前人而

其尚書譜則蔓語枝詞徒爲嫚罵亦不足以關辨者之口第之堅持舊說蓋由於此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别户分門各尊所聞亦聽其並存可矣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疏衍自序

余少受尚書家庭讀經不讀傳註家大人責之曰傳註適經門戶也不由門戶安入堂室余時俯首對曰竊聞經者徑也門戶堂室自具兒不肖欲思而得之不敢以先入之說錮靈府耳家大人默然閱歲詰以疑義余謬縷悉以對家大人曰是不無一隙之明顧鑿井而飲孰與寄汲之易易也又曰嗟爾豎子生海濵不及見當世明經君子儻見當有悟其以語我然河清難待吾恐不

及聞之乎余時惕息忍涕而已久之大人見背余猶堅守前説友朋聞而規之曰爾何忍違爾先公之治命使不怗然于九原也余小子流涕對曰非敢然也讀禮之暇亦嘗稍窺傳註大都明顯易知者先儒交發之稍涉盤錯則置而弗講甚至句讀之間多有錯誤是讀不讀等也藉令余復因循鹵莽使尚古帝王之旨弗傳于世其罪不益重乎嗣是讀經愈專偶有所遣未之携也復購一冊讀之篋中積至十餘冊無不句字磨滅且圈點

批賛以寓鼓舞擊節之意枕上默誦嘗不遺一字口誦心維得其義于深思者頗多若其掘井而不及泉則生質限之矣近因宋元諸儒疑古文偽作竊著辨論數篇因復取古今註疏詳悉讀之意所是者標之意未安者徵繹之句讀未是者正之其素得于深思者附著之間又發揮於言外以俟後世冀修己治人者寔有取于經而典謨訓誥誓命貢征歌範皆徵之行事而已矣録成未敢自信質之弱庚先生乃其報書云段段愜心言言

破的真學者之指南越世之卓見也遂力付之梓以與古音圖賛並行余實踧踖何敢當長者之獎若是已而思之弱矦以尚書起家又素慎許可豈愛之而忘其醜乎夫弱矦先生所謂當世明經君子也他日見先大人於地下將以此言進萬歷壬子十一月望日閩陳第題

尚書疏衍卷一

明 陳第 撰

尚書攷

尚書有今文古文今文二十八篇曰堯典曰臯陶謨曰禹貢曰甘誓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曰多士曰無逸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

誓曰泰誓是也合序為二十九古文二十五篇曰大禹謨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仲虺之誥曰湯誥曰伊訓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曰說命三篇曰泰誓三篇曰武成曰旅獒曰微子之命曰蔡仲之命曰周官曰君陳曰畢命曰君牙曰伯冏是也今文本自伏生伏生為秦博士當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古文本自孔安國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

文於壞壁中以校今文多二十五篇安國獻之漢武受詔作傳又于堯典分出舜典臯陶謨分出益稷盤庚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合今文古文共為五十八篇傳成值巫蠱之禍不及上聞世弗得而見之也先此有得偽泰誓者謂之今文泰誓與安國泰誓不同儒者聞安國尚書有五十八而未之見遂有張霸之徒亦于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為三十一篇增入偽泰誓三篇又偽作舜典一篇

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謨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篇胤征一篇湯誥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寶一篇伊訓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冏命一篇亦為五十八篇篇目雖與安國同自泰誓而下二十七篇皆非安國之舊矣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及後漢書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故馬融鄭玄劉歆趙岐服虔韋昭王肅杜預之倫皆未見孔傳故鄭玄註

禮記趙岐註孟子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凡有引用二十五篇者皆曰逸書曰篇亡道其實也安得以目所未見而附會以為知乎至晉鄭沖始得古文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于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于前晉奏上而施行焉自是人人知有古文矣余按孔穎達所攷而詳其顛末如是則見斯文興廢不偶然也

古文辨

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于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又因之曰二十五篇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泰漢以前之文噫三子言出疑古文者紛然矣愚竊以

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皐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者奇正異也況書之顯晦亦自有時公羊立學官自漢武始穀梁立自漢宣漢平之世劉歆移書博士始立左氏漢初詩有齊魯毛韓四家而毛最後出傳禮者五家而小戴最後出班固漢書采自史記自後漢至晉註解漢書者二十餘家史記未有也

辛之左氏毛詩小戴史記皆盛行至今抑不特書為然大禹治水勒碑南岳翳于林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弗得至宋末嘉定而始露至明嘉靖而始傳似未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榦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于先漢之文渾雄馳騁本其所長然偏駁或

悖乎理義斷制不醇乎德音故不可與古文並論也孔頴達曰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也已嗟夫書之所以貴真以其言之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偽以其言之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耿然有裨于性情治理乃不得其精妙區區以迹訾之不亦遠乎

近世旌川梅鷟拾吳朱三子之緒餘而譸張立論直

斷謂古文晉皇甫謐偽作也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牴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讀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條達也又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為君難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也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

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即虞書也今鷟指為道經豈別有所據乎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謂鬱陶取孟子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誥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

夫差曰天降衷于吴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從諫如順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逺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吕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旅獒為山九仞謂為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

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佗云管蔡甚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為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難于其易為大于

其細伯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
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擿字剔其竊無非欲
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語曰不有廢也其何
以興故廢禹謨而復有禹謨者出廢五子之歌與胤
征而復有五子之歌與胤征者出廢商周仲虺諸篇
而復有仲虺諸篇者出則廢之誠是也然由君子觀
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奥其詞文卑而高
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

則玩紬繹而浸漬嘆息而咏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
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
乎故疑心生則味道之心必不篤矣夫干將鏌鎁沉
埋豐獄人莫之知也張華雷煥出之遂為天下寶古
文之出于東晉亦猶是也
前漢民間得泰誓三篇有白魚入于王舟火復于王
屋流為烏諸語董仲舒司馬遷皆引用之矣馬融書
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泰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孔穎達曰今泰誓所無者古文泰誓皆有則古文為真復何疑乎乃後儒又以集合傳記摽奪句字疑

之不識必何如而後可也嗟夫質諸理而後天下之至言可知也徵諸用而後天下之大業可見也今聊舉其一二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曰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曰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此皆精絶純粹之談古今不易之定論也采之何書取之何策乎故

曰質諸理而後天下之至言可知也嘗試有虗中之主顧治之君爰以伊訓說命進而格之則賈誼可無痛哭之疏陸贄不煩累牘之章矣又或有暴戾之衆乖梗之俗爰以君陳冏命術而施之則商鞅可無峻法廣漢可無鉤筩矣故曰徵諸用而後天下之大業可見也是故服劒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驊騮騄耳誦書者期于甄物成化而不期于今文古文况今文古文實皆上

古之遺書故不精于論則不知古文不知古文則不知今文借曰予知徒以名取之而已矣是故宋人之疑尚在兩可之間至鶩作尚書譜醜乎詈矣是非君子之言達人所屏棄也

引書證

昔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其善者百篇與詩易禮樂並行以教後世遭秦亂伏生壁而藏之竟亡數十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篇是

伏生所亡即安國所得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豈非斯文之大幸歟後儒乃以今文為真也古文偽也不過謂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以今觀于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偽乎夫為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愚故臚而列之以俟觀考者焉若引用今

文則弗録人既弗疑無庸贅矣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左傳文公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莊公八年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襄公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二十三年仲尼引夏書曰念兹在兹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允出兹在兹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孟子引書曰洚水警予襄公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國語內史過引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墨子引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兹有苗用天之罰孟子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皆大禹謨文也禹謨當云虞書以事關禹故目為夏書猶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故傳引之曰商書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國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不可下也知伯國引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單襄公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皆五子之歌文也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襄公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昭公十七年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二十三年公子

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皆胥征文也

孟子引書曰葛伯仇餉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宣公十二年隨武子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襄公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國之利也皆仲虺之誥文也

論語引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引亦同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內史過引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皆湯誥文也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坊記引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公孫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引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緇衣引尹吉曰舊註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皆伊訓太甲咸有一德文也國語白公引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緇衣引兌命曰舊註兌讀為說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國語白公引書必交修毋余棄也學記引兌命曰敬遜

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引兌命曰斆學半文王世子引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皆說命文也
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昭公元年子羽引太誓國語單襄公引太誓亦同昭
公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
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

四年萇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臧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孟子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坊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皆泰誓文也

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懐其德昭公七年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引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皆武成文也

仲尼對陳人問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

僖公五年宫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皆

旅獒文也

定公四年祝佗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僖五年宫之竒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皆蔡仲之命文也

論語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僖公五年宫之竒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緇衣引君

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緇衣引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

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國語富辰引書有之曰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皆君陳文也

緇衣引君雅曰（牙雅古通音）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

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皆君牙文也

愚按古文二十五篇其未為諸書稱引者僅微子之命周官畢命冏命四篇耳然皆文從字順曷嘗有詰曲聱牙之體乎夫文本于事事致于理要以達上下之情齊衆寡之論宣祗懼之旨暢堙鬱之衷導之善所以禁其惡約之正所以絶其邪典謨訓誥誓命貢征歌範皆是物也故或時而正或時而奇正而愚夫愚婦知之奇則文人學士不能以句而作者無心也譬之指以揮音而音非指履以出跡而跡豈履也哉故善

讀書者遇奇而不求其正值正而不求其奇始也誦言以索意既也得意而忘言若與古人揖讓于一堂而晤言于一室目覩其色耳聞其聲身廸其矩而心聆其神也善善而無惡正正而無邪世治則以行吾道世亂則以潔吾身夫是之謂深于書者也詩曰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尚書評

夫書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記始皇三十四

年李斯議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襍燒之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滅又越五年漢高即皇帝位焚書之年歲戊子漢高即位歲已亥相去十二年耳且張蒼秦之柱史叔孫通伏生秦之博士陸賈酈食其申公輩皆秦儒生豈以十二年之間遂至一廢掃地莊子云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論詩書其及門弟子往往散

處列國戰國去秦何幾一經焰火遂爾澌滅何也且漢興至武帝亦六七十年間耳伏生出壁藏謂之今文孔安國得壁藏謂之古文卒莫能有辨其是非以致或行或不行而張霸之倫復得以偽作傳信于世司馬遷董仲舒皆引白魚入舟之事實覇書也豈秦及戰國功利之習浹人膚髓而士生其時惟學從横長短攻戰之術與夫尊秦儀禮之制而尚書古經無復有讀之者耶史稱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

中諸儒尚稱誦習禮法弦歌之音不絕此其時去秦愈近豈謂講誦者皆非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突奥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為象卒然而置于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

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絶匠何者以竒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録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竒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疎此誠有之然至于文章之竒妙未有不嘆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于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摧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

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蜚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尚書之文眴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于堯舜禹湯武典謨誓誥皆兢兢録焉即有句字之改亦猶班固之于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寧惟是金縢一書破斷為二前序册祀之意以

及鴟鴞之貽末言周公卒後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寧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作也今以為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耒及察其詞之異也凡若此類皆如涇渭之合清濁判然欲新奇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子輿之文人不得而窺其間也意得也愚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

公之上

詩莫妙于毛詩文莫妙于尚書毛詩之妙愚于古音考述其梗槩矣尚書之妙豈惟其政事道德之宗抑亦具典要體裁之雅後世莫窺其涯涘也夫文章乾坤之大用士能文者操觚伸紙孰不以宗古自命然法唐宋止矣進之史漢止矣又進之左國晝然止矣蓋時勢所束而著作各有所施也昔王莽居攝東郡興師莽依周公作大誥諭之紕襲其詞卒不及自遣

一語彼謂誦法周公宜若是矣不知修詞立言貴得古人之精意襲其意上也襲其詞下也襲詞而取其十之四五不足觀矣況通篇謄寫則已之情不達已之情不達欲以曉人風世曷繇哉且武庚三監叛周公欲征之而老臣舊人頗謂不可故述王命陳其卜吉孜孜焉莽時翟義劉信舉事命將出師舉朝皆以為請烏用大誥為乎譬之四尺童子見賓客清談亦拱手效之雖得其口吻而昧其事情故莽之大誥童子

之為也一恒人醜之矣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為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疏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並佳遂成絶筆柳子厚曰本之書以求其質夫書豈獨質而已哉噫此特為文論之也

尚書疏衍卷一

尚書疏衍卷二

明　陳第　撰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按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其意似迂而不達嘗考曰粤越三字古通用蔡注曰若者發語辭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此解是也然孔蔡皆謂放勲非堯之名故重華文命亦謂非舜禹之名愚考之五帝德堯高辛之子也曰放

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此其説至明明也經之義踈無以加此孟子稱放勲命契放勲乃殂落史記述本紀世表以至馬融鄭玄皇甫謐諸人未嘗異也夫堯舜禹湯豈非古今之通稱乎湯名履實見論語堯舜禹可知矣蘇子瞻曰以文命為禹名則布于四海者何事耶夏書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商頌云禹敷下

土方則弼成五服任土任貢何者非禹之所敷也

分命羲仲

按歷書之作始于黄帝黄帝考星歷立五行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故堯命治歷慎重其事上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杪留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

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歷元可定矣茍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歳也總之皆治歷明時之事歷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釐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注於歷象日月便謂作歷已成於分命則云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云者豈以羲仲頒春歷羲叔頒夏歷和仲和叔頒秋冬歷

乎何其錯櫟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錯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世周堯弼名洪謨蜀人非之似矣然堯弼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歷為編次將來之歷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歷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

為歷噫歷法難矣起于黃帝明于唐虞遵用于夏商至周襄王之世閏且失矣漢武起而更定之自太初訖元鳳三十歲而是非莫定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按堯之妻舜在克諧以孝之後象之化誨久矣安至殺舜為事而欲室其二嫂乎故齊東野人之語皆不足辨也愚讀封禪書武帝好神仙燕齊言怪誕者不可殫紀戰國道喪人好造言若大浸滔天茫無津岸

舜所以聖譏詋殄行也又史記帝紀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放勲是為帝堯黄帝又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重華是為帝舜則堯之二女乃舜之從曾祖姑也豈可以通婚媾乎故經有明文帝紀之世次不足信矣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惟六合之外唐虞以上存之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按孔叢子宰我問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歴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孔安國主此説孔穎達曰攏㨮近録此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成功之驗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蔡蘇氏皆主此説蘇且以是

為受命之祥也愚謂上古用字惟取同音不似後世之按字分義故以麓為録義自可通如必泥其字馬鄭云麓足也納于大山之足而風雨不迷似亦無足怪者故孔叢子之說意似滋長

禋于六宗

六宗之說自漢以來紛然矣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叢子載宰我問

答與此同故孔安國王肅孔穎達蘇子瞻蔡仲默皆主是説意近之矣或疑水旱寒暑乃祈禱之禜非有當于攝位之事也鄭玄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按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今以周禮解虞書恐未必其合也况去日月獨數星辰以下為六可乎歐陽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為乾坤六子水火風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司馬彪謂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劉邵謂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

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宗之氣也張廸以為六代帝王杜佑以為昊天上帝與五帝為六近代周堯弼力駁諸家而以時也日也月也星辰也社稷也宗廟也為六宗噫何其襍擾而不一也孰是孰非不能起虞史于地下而質之姑從祭法之言可也闕之亦可也

輯五瑞

愚謂理道可千載而互思制度不可異時而懸斷孔子曰多聞闕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旨哉言矣故五

瑞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之類虞書未嘗悉數其目也漢儒悉以周制當之雖其意不遠而其事則非故禮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又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

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剖判古今臚列度數亦云辨矣今解經者于五瑞則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據周禮典瑞之文也于五禮則曰吉凶軍賓嘉據周禮宗伯之文也于三帛則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

執黃據周禮典命之文而增其帛之色也二生一死
則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據周禮六摯之文而
去其孤執皮帛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是言周制則
備而于虞書豈其持符節合乎且虞之職官有百揆
有四岳有司空有后稷有司徒有士有工有虞有秩
宗有典樂有納言外有十二牧與周之六卿分職各
率其屬者不同也况于禮樂制度乎然則必何如而
後可曰存孤疑之意于稽古之中五瑞則曰若周禮

公執桓圭等之數五禮則曰若周禮吉凶軍賓嘉之類是能達乎四代所以異同而傳信傳疑庶其是矣然此猶就周禮可據者言之也若五玉所以為贄五器所以行禮似與五瑞不同今解者曰五玉即五瑞五器即五玉夫瑞者天子之命圭諸侯所世守前既輯而班之矣又名之為玉為器不幾于複乎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

瓚禮止方虞制未必同也愚謂讀虞書者在得其君
臣之精神所以運量民物而鼓舞元化者可貴也若
夫器數之類知之無能爲益不知無能爲損闕之可
矣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如五器卒乃復
孔穎達曰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内若是五器禮終乃
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此蓋惑于班瑞而附會
其說不知贄者所以通于上下交際之禮也恐其不

齊故如之如者同之也曰同律度量衡曰修五禮曰如五器義正相類蔡注曰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此解甚當無容喙矣

象以典刑

虞書五刑漢孔安國馬融鄭玄魏王肅唐孔穎達宋蔡仲默皆以墨劓剕宮大辟當之愚竊以為不然夫以至德禪讓之際時雍風動之時乃制肉刑以待天

下豈理也哉故怙終賊刑殺也降此則有流有鞭有
朴有贖是以四凶之罪流之放之竄之殛之庶頑讒
說撻之書之此其彰彰懸象若日月也肉刑之設不
知所起吕刑云苗民弗用靈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至
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於是墨劓刵
宫殺之文始明徵可考周之盛時刑措不用有五聲
聽之八議寛之太和元氣未始不洋溢于宇宙間也
漢文帝深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於是

遂除肉刑千古之至仁也惟黥劓刖雖除而宫刑尚在是以史遷之賢不得全肢體于世君子悲之矣雖然刑以弼教閑邪息暴亂也古之聖人兢兢然不敢以意重之以傷民命亦不敢以意輕之以失姦宄漢文帝詔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此亦形容其從欲之治云爾乃儒者矯為之説曰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墨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宫者襍其屨大辟之罪布其

衣裾而無顔緣此其言之過也丹朱親帝堯子而且傲虐朋淫豈以有虞氏之世無一丹朱乎畫衣服足以儆之乎四凶之罪亦可屏流殛而弗庸乎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中正之軌也然則明于五刑以何者為五乎曰鞭朴贖流殺意亦似之未可知也然而斷非肉刑可知也夫肉刑不作于堯舜之世也過絶苗民無世在下所以懲奸禁暴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愚讀揚

子雲法言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漢書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用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由此觀之其作于禹乎然禹親見唐虞之治固祇德以先天下者豈忍為此斷肢體絕嗣胥之刑也法言漢志不足盡信漢武策制曰殷人執五刑以督教傷肌膚以懲惡攷之六經罔有的據惟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墨似五刑之一解者引叔向之言曰貪以敗官為墨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也然則禹湯之盛其猶用堯舜之遺乎叔向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意者起于夏商之季世而周官采之耶夫聖人制刑所以懲惡惡而能改復為全人乃敗壞其四體毀裂其面目而斷絕其生生使不得遺育于後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何由故緹縈之語令古之至悲也迨至隋唐創法定制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至令用之不廢此與唐虞之流竄鞭朴何以異乎嗟夫以漢之賢人君

子不能言而女子實言之殆天啟其衷以造萬世之民命非偶然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諒哉諒哉

五刑有服

服者刑當而服罪也五服三就易曰革言三就如後世讞獄覆審之類蓋其慎也孔氏謂大罪于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實本魯語之文然大罪原野者征討之兵似不可列之於刑也五流者流雖五刑之一而其目有五如四凶之罪或以靜言庸違流或以黨比

象恭流或以昏迷逆命流或以績用弗成流今其詳
不可知矣三居者孔子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
千里之外意亦近之禹貢於荒服曰二百里流或於
荒服而分為三居亦未可定也

陟方乃死

舊說謂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
舜葬于蒼梧之野魯語曰舜勤事而野死是也蘇
子瞻引韓昌黎之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

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為陟方之訓盖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經文也蔡注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既曰殂落又曰而死不幾于贅乎蘇氏直以乃死為釋文君子亦未敢以為然也或疑舜既倦勤命禹居攝則廵狩之事禹事也何舜以垂殁之年而逺陟蠻夷之徼乎孟子稱舜卒于鳴條鳴條蒲坂接境當不誣矣然愚考零陵九疑實有舜冢秦始皇三十七

年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後世帝王祭告恒必于是則舜冢非無也冢既非無則野死非妄也野死非妄則陟方非誣也經云東巡守至于岱宗南巡西巡北巡至于南西北岳陟之為義云胡不可太甲曰若陟遐必自邇總之舊說近是而紛紛之疑皆蛇足矣

舜生三十

鄭玄讀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蘇

東坡從此讀

念茲在茲

念茲在茲四句舊說皆謂禹勸帝念臯陶念臯陶何必若是其義淺矣此正言臯陶之邁種德也夫種者滋殖之義邁者黽勉之意農夫之種也豈惟春耕夏耘而秋收哉朝夕塵思出作入息無敢鹵莽滅裂故能成厥功臯陶司刑刑者民命所關故臯陶念時此事不念時亦此事言時此事不言而信發於心亦此

事所以廣好生之德而深入於民心是之謂邁種黎民所以懷也其功卓矣故始帝曰念哉終曰惟帝念功左傳邾庶其以二邑來奔季孫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從者於是魯多盜臧武仲不能詰也其復於季孫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其此章之訓詁

也歟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自天地剖判以來聖人教天下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民不率教則繩之以刑於是有不親不義不别不序不信之刑教之所服刑之所去也教之所悖刑之所施也故教行則刑益省刑立則教益彰家語曰雖有不孝弑上之獄而

無陷刑之民雖有淫亂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是之謂至德至治之世也故讀唐虞之書若登春臺之上熙然翔風洽藹然協氣流

負罪引慝

舜之事父母處兄弟自他人視之若無罪慝然者此不知孝道之難與大舜之心也夫家人骨肉之間安忍論是非可否故舜不得于親惴惴然真以為罪真

以爲慝由中心達于面目若見巳之當刑當誅投豺虎而父母非厲磔四體而父母非刻者故服田力穡之間不覺涕泣之横集呼號之慘戚也孟子曰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矣其舜乎二子知舜之心矣是心也於動天地格鬼神孚臣民感蠻貊何有嗟夫當軍旅之間而談祗父之事舍攻戰之法而拜至誠之言此唐虞至德之妙用非叔世所能識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或問放勲重華文命既為堯舜禹之名則此允迪亦為皐陶之名乎曰堯舜禹之名有帝德帝繫可考據也故稽堯曰放勲下即序堯德舜禹亦然詞至順矣然史固有詞同而實異者不可一例齊之何者不必出于一人之手也蔡注稽古皐陶言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詞亦似順若作稽古皐陶名曰允迪下叙其德所謀者明所弼者諧堯舜禹之例義

無不可但皐陶未有言禹曰俞又誰乎然蘇子瞻疑弼諧之下必有闕文是亦一說也或問曰若為發語詞於何證之曰越若來見召誥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夫民之不安自官邪也官之失德無以擇之也以九德擇之則不失人矣故皐陶因禹之問答之以人之所行原有九德為治者亦言其人有何德乃可曰任事事九德下文歷數之矣亦言其人有德即日宣日

嚴翕受敷施之意載采采即浚明有家亮采有邦庶

績其凝之意蘇曰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其德言其

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蔡亦本之意似迂遠

曰宣三德

人難于全德用難于求備故九德之中得有三人者

宣達之可以治家得有六人者尊嚴敬用之可以治

國得有九人者合受而敷布之可以治天下故曰宣

曰嚴正與翕受敷施相應得人有多寡則治效有遠

近此陳謨之意為官人設也蔡傳曰九德有其三尤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則似乎修德之事矣

子乗四載

孔傳謂水乗舟陸乗車泥乗輴山乗樏後儒皆從之舟車不易可矣輴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蕝實一物也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解之曰橇形如船而短

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孟張之鮮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濵皆有之泥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盖未至海濵而覩所謂橇特以意度之而已耳𢽾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梮實一物也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注從之愚見吳下僕夫施鐵環于草履下

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顛蹶俗呼為甲馬亦呼為脚澀此僕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説舛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床人轝以行此説頗近之愚謂史記作橋橋即今之轎也愚嘗登泰岱與五當絶頂其土人以竹兠子施皮絆於肩遇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豈以禹而癈之夫曰四載如舟車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可以乗若如淳之説置板于泥施鉄于履板鉄之類既不

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乗乎夫禹稱神聖用物有宜水乗舟不病涉也陸乗車可致遠也泥乗橇從者曲其足也山乗橋僕者施其絆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萬世永頼也或問子謂讀書有疑則闕今不闕四載可乎曰此無待于闕也水陸而廢舟車泥山而廢橇橋則没世不行尋丈矣故知大禹决不能舍斯四者而别有所濟也以理斷之也

暨益奏庶鮮食

或問鮮食何食也曰穀食也穀食何以謂鮮食曰新熟而食之不曰鮮乎詩云我取其陳食我農夫以舊粟為陳則以新粟為鮮宜矣問艱食何也曰穀食也既曰鮮又曰艱何也水之方導平原曠野即可耕也故不見其艱及治水底績畎澮俱修難耕之處穡人亦成厥功矣故於益言鮮食於稷言艱食鮮食見治水之次第也漢宋諸儒皆以鮮食為鳥獸魚鼈之

鮮殺者夫茹毛飲血泰古之時則然非所論于唐虞
烹飪之世矣故单言食皆謂穀食食哉惟時是矣或
問方禹隨山刊木稷未降種安得鮮食不知耒耜之
制起自神農堯未得舜而東作西成未嘗廢也稷特
修而備之耳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愚按唐虞之世衣裳文繡服物采章何其盛也鳴球
琴瑟鼗鼓笙鏞何其備也受終格于宗廟干戚舞于

兩階玉帛行于交際四海備乎八音抑何其馴雅而有文也雖未言宮室器用而宮室器用可知天下豈有服物樂舞之類若此而處陋宮用惡器者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自神農已然矣而禹貢篚匭織文纂絲玄纁璣組球琳琅玕皆京師之蓄積也韓非曰堯舜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

之食藜藿之羮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𣪊於此矣非之言過也夫以至聖開天立極垂世乃鄙陋若是則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可以居處服食乎當倮身而野處飢餓以從事矣故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亦以後世侈靡之君較之則然豈菲而至于藜藿惡而至于鹿裘卑而至于茅茨乎善乎孟子之論賦稅曰重之于堯舜之道者非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尤非故堯舜之制度折衷於奢儉古今之極則也秦

皇欲縱欲以明得意故引非之言以鄙薄二帝梁武溺浮屠氏至以麪為犧牲皆不免于殺身而喪國也悲夫

無若丹朱傲

儒者之言曰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蓋以崇高之位所以警戒者當如是也噫是未知人心之幾與舜之所以研其幾也夫空洞一心攻之者萬理欲之起倏乎忽乎故有高朗絕

倫之品而不能無凡庸卑鄙之心惟其檢察毫芒而轉移微渺人不知而聖人自知人不懼而聖人甚為之懼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為之于幾而已矣愚少年有友曰陳道通慎獨寡過人也嘗謂余曰吾朝夕不能無禽獸之心賴廓清之早以繩墨自矯也不然吾其有遺行耶余曰

此實聖功千古所同故禹儆舜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之迷酗于酒也惟方寸難防故規誨痛切知幾也豈能與世儒之莽莽者道哉未幾道通天矣每讀莊子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未嘗不廢書流涕也

弼成五服

孔安國曰五服甸侯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儒者皆以為然愚竊疑之天下地勢南

北長而東西差短况堯舜都冀冀已極北自冀北行十里即雲中出此皆夷狄沙漠之處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安得有二千五百里之廣若東若西可僅僅焉若南則不止二千五百里之數即倍之可也故知五服各五百里者截長補短就各服言非必包甸服于中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也何者勢弗得也試考之禹貢九州冀北兗東青兗西雍梁南豫東南徐揚西南荆甸侯綏要荒之制亦就九州規畫之耳

必欲自宅土中而四面環拱護之則豫州之嵩高而後可故周公作邑于洛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邑雖成而周仍都鎬至平王始遷之耳今言堯舜之冀若成周之洛也故不得不辨